

PRAY GOD
TO DIE

CAREY ROBERTS

祈求死亡

(美) 查里·罗伯茨 著
林记明 郝杰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 GOD
TO DIE
CAREY ROBERTS

祈求死亡

(美) 查里·罗伯茨 著
林记明 郝杰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祈求死亡/(美)罗伯茨(Roberts, C.)著;林记明,
郝杰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4
ISBN 7-80611-996-5

I. 祈… II. ①罗… ②林… ③郝…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021 号

祈求死亡

著 者:(美)查里·罗伯茨 (Roberts, C.)

译 者:林记明 郝 杰

责任编辑:贾 伟 李艳明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超 然

责任校对: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印 刷:深泽县印刷厂 (深泽县建设街23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7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80611-996-5/I·895

定 价:1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年轻的姑娘正等着马萨诸塞大道街角处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丝毫不知一场厄运即将来临。

这是十月上旬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六点二十分。街上车辆川流不息，黄昏的景色美丽迷人。对面破旧的石砌公寓楼的窗子透出灰黄的灯光。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卡罗琳依稀看得到旁边驶过的车子里人的面容，以及站在她身边的一对青年男女眼中洋溢着的笑意。他们手挽着手，不知正被什么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整个白天一直很暖和，现在却有了一丝凉风。华盛顿的晚秋晴暖宜人，卡罗琳·麦凯尔维的心情也很不错。再也不必去担心什么了。因为她把一切都妥善解决了……或者说是纠正了。

绿灯亮了，卡罗琳走下人行道。一位从威斯康星大道对面走过来的中年男子瞥

了她一眼，把头掉开了……之后，又回望了她一眼。对于这种目光她已习以为常。她一直是男人注目的中心，尽管她并没有丝毫的虚荣。她从小就是个漂亮的美人，至今毫不逊色。

她美艳逼人，至少西蒙娜曾经这样说过。一对大大的蓝宝石色的眼睛，弯弯的黑眉点缀其上。她的嘴形非常可爱，上嘴唇形成一道短短的曲线。这是男人梦想中的脸形。“……不会被吓着的。”这是西蒙娜说的。当西蒙娜用她独特的反语说出这句话时，禁不住哈哈大笑。

卡罗琳走到大道西侧时放慢了脚步，落在那对相挽手臂的年轻恋人的后面。她缓缓地走过路边的意大利餐馆，饮食店的外卖口，干洗店和美容院。

当穿过加菲尔德大街时，她抬头望了望前面的公寓楼。西蒙娜住在前部，四层。屋里没有灯光，通往阳台的滑动玻璃门关着，而西蒙娜在家时，它通常是敞开的。她曾经跟卡罗琳说过，她喜欢城市的噪音，喜欢感受城市跳动的脉搏。

她自己的房间在六层，在大楼的后部，面向洛克·克里克公园。树下是枝繁叶茂的树丛。住在后部很安静，但也很孤独。多亏了她和尼基同住，否则会倍感寂寞。其实是尼基先找到的这家公寓，后来邀请卡罗琳同住的，还把她介绍给了西蒙娜。

阿尔哈姆布拉的前厅门没锁。这有点儿反常。应该是身着绿色制服的哈罗德站在这里，随时准备打开楼门，接过她手中的包，为她按下电梯按钮。本该如此，不过有时也有例外。哈罗德就是这样。

卡罗琳暗自笑了，把包换到另一个肩膀上，按动了通往六层的电梯按钮。这幢楼只有六层。一直令她迷惑不解的是，这架破旧的铜制电梯上下总是如此缓慢。就像哈罗德……很和蔼，但是动作迟缓，不可靠。曾经有一次，她和尼基被卡在了三层和四层之间，哈罗德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她们弄出来。尼基有幽闭恐怖症，可怜地坐在电梯一角，冲着她们刚刚吃空的食品袋大口呼气。“我可一点儿也不紧张。”卡罗琳脱口而出的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有信心。对，就是信心，这很重要。”

电梯内的灯光很暗。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她看见老福雷斯特先生正走进公寓大门。此时，电梯内只有她一个人，她伸手想让门停住，等等他，但太迟了。电梯门关上时，她冲他歉意地笑了笑，不知道他是不是感觉到了。可怜的老人，她想。他一点儿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但他会用心去探知。爱德华·福雷斯特也住在六层，跟她只隔两道门。

笨重的电梯缓慢地升到顶层。卡罗琳走进昏暗的走廊……走廊里比往常更暗，两只顶灯都没有亮。该死的哈罗德！他说过要修好的。

但并不要紧，好在还能看得见。米色的灰泥墙上刻着漂亮的装饰线条，地上是浅粉色的地毯。她走过一道道门。每层住着八户人家，四家在前部，四家在后部。尼基第一次打电话时曾说：“来看看我的发现，一座刚刚装修好的了不起的古建筑。沿华盛顿大教堂一走就到。绝对是第一流的，卡罗。”她根本就不相信。

并不是不相信沿华盛顿大教堂一走就到的“第一流的”公寓楼，而是不相信竟然又和尼基·纳尔逊住在了一起。大学

一年级时，她们曾经同住一室，一直不大合得来。虽然没有当众吵闹，但也绝不亲密。一年后，她们即分道扬镳。在校园内见了面，也只是举手打个招呼而已。

尼基·纳尔逊有点神经质。她说话的速度很快，爱炫耀自己……是个典型的纽约女孩。实际上，两人之所以不能住在一起是因为她跟卡罗琳一样都是曼哈顿人。不过，单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她们还有共同之处，两人的父亲都是全国著名的公众人物。这也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卡罗琳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锋芒毕露了。

大学毕业之后，她从未想起过尼基·纳尔逊，直到今年七月两人在购物时不期而遇。她给尼基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明确表示希望有时间能聚一聚，但是她无法确定日期，因为她马上就要在圣诞节结婚了，正忙得一塌糊涂……而且，工作也很紧张。眼看房子的租期就要到了，正在到处找房子……

到现在，她已经跟尼基在位于华盛顿大教堂对面的威斯康星大道上的六层公寓里住了三个月了。她还搞不清楚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只记得尼基把她推了进来。推着别人走正是尼基的性格。

她走到房间门口，把包换到另一只手臂上，伸手去掏钥匙。她摸出那条红色皮革的钥匙链，查找着。有一把是曼哈顿父亲住处的，自从她上大学以来就很少用过，一年也许只用一两次。另一把是国会山办公室的。当这把钥匙滑过指尖时，她的嘴巴稍稍噘了起来。她没有再往下想，抓住那把房门钥匙，插进门锁。

房门开了，她回头望了一眼楼道，看到电梯上方的白色

灯光。一定是福雷斯特新先生。刚才没有等他，她感到有些尴尬，于是加快脚步走进房去。

透过通往阳台的滑动玻璃门，她望见树梢上方的金色天空已经变暗，成了古铜色。借着秋天傍晚的光亮，她走进餐厅，把食品袋放到餐厅和厨房之间的吧台上。

像往常一样，尼基把厨房搞得一团糟——吧台上有几个玻璃杯，咖啡杯，喝完麦片的碗，香蕉皮，还有一只喝空的酸奶罐……《华盛顿邮报》被扔得到处都是，吧台上有几张，还有几张在皮凳上，剩下的散乱得摊了一地。

烤箱旁有一张留言条，上面写着：“卡罗，早晨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累极了！昨晚回来太迟，开心透了。”“迟”和“开心”下面，尼基特意加了横线表示强调。她是去约会，还是去工作回来迟了？卡罗琳不记得了，也没再多想。下面写的是，“今天我还会很晚回来。冰箱里有意大利冷面。请便。再见，尼基。”

卡罗琳无精打采地靠着吧台，好一会儿一动不动。她的心情与尼基的留言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尼基不在家反而令她有些宽慰。不是因为厨房里乱作一团，也不是因为她一整天工作后的疲倦，是那像石头一般压在心头的沉重决定……哦，她不愿再想下去。一切都已经结束……结束了。她必须独自坚持下去。

卡罗琳直起腰。忘却生活中悲剧的惟一方式——是的，生活悲剧——就是让自己忙碌起来。她踢掉鞋子，开始收拾。她把报纸叠起来，扔进水槽下面的袋子里……把带有残羹冷炙的盘子放进洗碗机，又用一块黄色海绵擦洗着吧台和烤箱旁的操作台。

只要收拾、整理，卡罗琳就感觉到心情愉快。她很爱清洁……喜欢东西整齐干净地摆放在合适的位置。她望了望吧台上的食品袋，先给自己拿过一个茶杯，然后打开包装，把里面的食品逐一存放起来。

一切收拾停当，她把头靠在水槽上面的橱子上，等着火上的水壶。为什么她的头有些隐隐作痛？白天的一切都按计划完成了。她说过自己……做得对。她感觉到了眼眶内的泪水，一放松就会掉下来。她克制住了。

她伸手去橱子里找茶袋。水开了，她看了看表……六点半十五分。她想从食品袋中取出几块奥利奥饼干，然后坐下来看几分钟国内新闻。也许有西蒙娜的节目。西蒙娜是美国广播公司驻国会山记者，应该在晚间新闻中出现几分钟。

卡罗琳手里端着茶杯，绕过吧台，茶袋漂浮在深褐色的茶水上。她打开餐厅里书架上的电视机，黑暗的房间顿时亮了起来。她朝客厅望去，阳台外面的天空已经看不见亮色了，房间几乎完全处在黑暗中。

地毯上有一线灯光。莫非前门还开着？也许刚才她手里拿着东西，没有把门关好。

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传来，她看到黑暗中有个人影。有人站在房门里，半个身子隐在黑暗中。就在客厅……在古玩架和沙发之间，有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她。

黑暗中又传来一阵响动。那人向她迈出一小步，又迈出一小步，在沙发旁停了下来。声音很轻，很平淡，冷冷地，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对不起，我没想吓着你。”

卡罗琳极力控制着剧烈的心跳，想恢复平静。怎么可以这么大意？她强作笑脸，似乎在证实自己确实被吓着了……

但是她并没有担心。是的，没有担心。更确切地说，她没有害怕。

她伸手打开头顶上的餐厅顶灯。灯光消除了受惊的感觉。柔和的光线笼罩着他们。这是一张非常熟悉的脸，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感到又恢复了自信。“今天的事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她举起手，似乎不愿争论。“请记住！我的决心已定。今天我说的一切都是认真的。一切都……彻底结束了。”

对方没有答话。卡罗琳看到对方毫不妥协地耸了耸肩膀。她想象着对方强压在内心的紧张和愤怒……是愤怒吗？从那双搜寻的目光中，她看到的是愤怒吗？

卡罗琳向后退了一步，用话掩饰着内心的紧张：“这是原则问题。你明白吗？”

“我明白，卡罗。”一丝微笑令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漫不经心地把一只手伸进衣袋。这一个平常的动作，卡罗琳没有留意。

她正从餐厅墙壁上镜子里望着自己。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多么苍白！娇美的面容，身着一身丝织长裙。她感到脸上有些发烫。她知道自己很美……但也知道这算不得什么。

她转过身，脸向厨房，端茶杯的手努力保持着平衡，以免茶水洒出。她今天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她一直很蠢。此刻，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惟一的机会就是把这虚假的客套继续下去。

“我给你沏杯茶。”卡罗琳忙着再次把火打开，手伸到橱柜里取茶杯和托盘，然后转向吧台——他们之间有一道屏障会令她镇静一点。她把茶袋放入茶杯。

地板上散乱的报纸响了一下。他又向前迈了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他们隔着吧台互相望着对方。那双眼睛冰冷而空洞。

里面确实毫无激情，卡罗琳心想，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愤怒。

“你不是想要正义吗？”她挤出一丝讨好的微笑。

“是吗？”语音里带有一丝调侃的味道，但是瞬间就消失了，表情很严肃。接着是一声请求，“请闭上眼睛，卡罗。”

“闭上眼睛……为什么？”

她注意到书架上闪烁的电视画面，里面传出西蒙娜低沉热切的嗓音：“现在是国会山专题报道……”

“我想要你闭上。”声音里带着很大的诱惑。

天哪。卡罗琳闭上了双眼。她感到脸前温柔的气息……就像深情的一个亲吻。这时，身后的水壶响了起来。

与此同时，她感到喉部猛然一凉，一片冰冷的东西切入她的气管。卡罗琳·麦凯尔维睁开……那双蓝宝石般美丽的眼睛。她想喘口气，可是已经不可能了。

她从镜子里看到两人的侧影，上举的闪亮的刀片。裙子的领口处，鲜血像一条猩红色的项链。到处……都是血……



“我不相信有什么天使。”戴考特说。

这位肩宽体阔的凶杀组警官手里把玩着那只橄榄球超级杯赛的奖品——一枚红宝石戒指。少年时代，他一直为“红皮人”队打侧边锋，对于那段闪光的时光至今还记忆犹新。擦拭着这枚巨大的红宝石金戒，他又感觉到当年的兴奋。“根本没有什么天使，菲茨休。”他说话的语气很坚定，“就算我亲眼见到了也不会信。”

他的搭档坐到过道对面的桌角上时，他一直望着她那美丽的双腿。

“魔鬼呢……你相信有魔鬼吗？”她问。

他摇摇头表示否定。

她笑了……把双腿叠起来。

戴考特斜靠在椅子上，眯起双眼欣赏着安妮·菲茨休。安妮·菲茨休警官有一双美丽的长腿。她终于换掉了那双可恶的高跟鞋。今天上午穿的这双就好多了，叠层

鞋跟，前边露出脚趾。似乎是意大利产的，也许是费拉盖蒙……或者别的什么时髦牌子。他估计这双鞋至少要花掉一个普通警官一周的薪水。但是这种皮子，还有颜色，他真的非常喜欢。

“你到底相信什么，戴考特？”她取笑着他。灰色的眼睛里闪着银光，黑黑的睫毛非常迷人。

“我相信怪兽饰。”

尽管他的腔调很认真，她还是被逗笑了。“怪兽饰，嗯，可以理解，你是凶杀组的警官嘛。但是 you 从哪了解的怪兽饰呢？”

他指了指自己桌子上的教堂讣告。

“噢，”安妮明白了，“你去参加那女人的葬礼了。很有风度，戴考特。”

戴考特点点头，却有些心不在焉。他用手指敲击着桌沿。安妮知道，这种动作表明他正在想别的事情。“你知道怪兽饰是怎么回事吗？”

没等安妮回答，他接着说：“就是滴水嘴。中世纪时的工程业绩。看起来像房檐上的装饰品，但是所有设计都向外伸出，为避免雨水冲刷墙体。”

安妮脑海中浮现出装饰教堂外墙的石雕小动物。“谁告诉你的？”

“安东尼·杰西·克拉尔。他是华盛顿大教堂的一个牧师。尊敬的安东尼·杰西·克拉尔牧师。他主持完葬礼之后，领我到处看了看。对于这女人的死，他表示非常震惊。似乎他对她了解很深。”

“你说原因了吗？”

“她一直在向他咨询。向孤独者或有困难的人提供咨询是他的工作。”

安妮马上问道：“她都提了什么问题？”但是从戴考特的声音中她觉察出了什么，于是赶忙话锋一转，“他长得什么样，那位尊敬的安东尼·杰西·克拉尔牧师？”

“作为一名教士嘛……他很出色。”戴考特笑了笑，“不过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他个子很高，很健谈。我想还很聪明……也许你会说他很漂亮。黑色的头发，带有哈佛腔调。”

安妮·菲茨休格格地笑了。

她刚从弗吉尼亚东部乡下度了两个星期假回来。她跟戴考特说是“百无聊赖”，但是戴考特相信，不管她做了什么，都会使自己受益的。她看上去休息得很好，随时准备重返工作岗位。今天一大早，她提前十分钟来到了坐落在印第安纳大街上的警察局总部……她看上去漂亮迷人，而且精力充沛。戴考特还注意到她跟以前一样充满朝气。

“戴考特，给我讲讲这个案子。”她说，“你说卡罗琳·麦凯尔维凶杀案还没有找到线索。从头到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我的意思是，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你原来忽视了一些情况和细节。”

他望着她的脸。她是在开玩笑吗？他根本没想让安妮·菲茨休参与进来。从来没有想过。安妮·菲茨休从事凶杀调查已经十六个月了。可是大部分时间，唐·戴考特都在回避她。

他承认她是个好警官。她的能力早已得到了证实。最初的几个月，组里的其他人总是取笑她，称她为“狐媚的菲茨休”、“木兰花警察”……。她昂然迎接挑战。多么了不起的女

人。非常精明，这是他对她的评价。她坚持了下来。由于她的努力，现在和组里其他的人相处得非常和睦。

然而，眼前这个女人使他根本摸不着头绪。一点儿头绪也摸不着。一切源于他与她第一次搭档时两人之间的交往，私人交往，男女之间的那种事，也就是激情。戴考特有时仍会想起，只是不愿承认。他的思绪会回到他们共同侦破第一个案件时的几个星期——在乔治敦度过的那段奇妙的日子——还有在案件侦破后，两人共同度过的那个甜蜜的长夜。

她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但是他都至今难忘。

她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该发生。于是，他劝自己：忘掉吧。忘掉吧，戴考特。这个女人不属于你。

第二天早晨，她就冷淡地拒绝了他。前一天她还在向他袒露心扉，可是第二天早晨她却平静地说：“很遗憾。我犯了一个错误，戴考特。”简直让人连争辩的余地也没有。

不，他无法相信她的话。

每次特里·威尔逊上尉分配他们俩作搭档时，他总是设法逃避。但是这次不行。头儿说没有选择。他必须和菲茨休一同负责调查麦凯尔维这个案子。

戴考特把麦凯尔维的卷宗平放到桌子上。这个女人喜欢干脆，那就索性干脆一点儿。“好吧，菲茨休，你听我说。三天前，也就是星期五的早晨，六点半接到的电话。当时我正好在办公室……于是，这么早工作就开始了。按电话里讲的地址，我去了马萨诸塞大道街角的威斯康星大道上的那座漂亮公寓。”他神秘地望着安妮，“是在城外。第二区，你原来的巡区。这位姑娘的尸体是在她的房间里被人发现的。”

“谁发现的？”

“和她同住的一个，尼基·纳尔逊。她大约早上五点到家，发现这位卡罗琳·麦凯尔维倒在地板上。确切地说，是倒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吧台上。她被人捅了一刀，似乎被切断了喉咙。”戴考特在领带处比划了一下切的动作。

安妮皱皱眉头：“当时她已经死了多久了？”

“法医赶到之前她已经死了十二个小时了。就是说，谋杀发生在星期四晚上。验尸官推断，她死于傍晚六点到八点之间。”

“我能看看当时的照片吗？”她伸出一只手。

戴考特把现场所有的照片都递过去，然后接着说：“我到达现场之前，跟她同住的那个女人已经吓得不知所措……简直是歇斯底里。她双脚上踩满了血，碰翻了吧台上的一个茶杯，之后又打了电话……到处都是她的痕迹。也就是说，她把一切全搞乱了。公寓主管力图让她平静下来。我赶到时，她正在卧室给每个能想起来的人打电话……死者的父亲和未婚夫——驻扎在那不勒斯的一名海军军官。当然，大家都被吵醒了，感到毛骨悚然。她甚至还给死者的上司家打了电话；还有杰西·克拉尔神父。在通知警方之前，她先告诉的他。我赶到时，他已经在那里了。”

“那个大教堂的牧师……这个克拉尔，他在房间里？”

“是的。我走进去时，他已经在那里了。他穿着那身司空见惯的黑色长袍，项前白色的罗马领，单腿跪在客厅沙发的角落旁，双手捂着脸，正低声祈祷着。跟卡罗琳同住的那位小姐还在卧室的电话旁喋喋不休。死者倒在厨房的吧台上。那么一大摊血，你从未见过。”

“死了，肯定是死了。”安妮冷静地说。

她仔细望着法医在现场拍摄的这些照片。

“肯定死了。非常奇怪。”戴考特抚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我好像登上了戏剧舞台。”

安妮把照片递还给他。她感到有些恶心。暴力死亡总是这样。现场有很多血，不过比起纯粹的血泊来要好受一些。

从照片来看，姑娘似乎没有遭到殴打或强奸。戴考特说，她被“切断”了喉咙，向前扑倒在吧台上。一头金黄色的软发沾满血迹，血泊中她的躯体线条优美。

安妮心想，看起来她死得很安详。

“关于凶手……”她问道，“你有线索吗？”她感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戴考特承认，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个案子的线索。这个牛仔是个不错的警官，不是那种不推不动的主儿。他很有主见，也非常自信。如果给他机会，他会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她。

“后来，”戴考特把照片放回到那个淡黄色的袋子里说，“那位跟死者同住的小姐——我说过吗？她叫尼基·纳尔逊——终于离开了电话机，躺倒在床上，往额头上敷了块湿毛巾。她感觉非常虚弱。是我给法医处打的电话。在等候警车的的时间里，我与杰西神父一同坐了下来。当时是早晨七点四十分左右。”

“我感到不解的是，戴考特，你喜欢这位杰西·克拉尔神父。”

“你怎么会这么想？”戴考特不满地看了她一眼。

“你说他名字的方式很特别。在你的潜意识中，他是好人。”安妮说。

“我从不把世界划分成好人和坏人。”戴考特说，“这是你